

李氏樂書六種

樂記補說卷之二

臣李文察謹撰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
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施去聲

集說文蔚問如何是章德朱子曰和順積諸中英
華發於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馬氏曰樂由陽
氣乃散其文而以生育爲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
作陰歛其質而以反朴爲事故禮主於報舜生於
紹堯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韶武王生於武功而

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及其所自始也○應氏曰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一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答之文反復而還於內故曰報韶護夏武皆章德而導和祭享朝聘皆報情而反始所謂反者有收斂之節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聖人作樂以禮而作之及其用樂又兼禮而用之故上文數條皆言作樂兼

禮之妙此下四條言用樂無禮之事大人舉禮
樂一條言用樂無禮之效蓋樂必得禮則天下
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則其用始妙天下之理陰
陽盡之矣禮樂一陰陽也自報施言之施者陽
也報者陰也自同異言之統同陽也辨異陰也
自知行言之致知陽也窮本知變知崇事也力
行陰也著誠去偽禮卑事也本來只是禮陰樂
陽折開有此三項三者全則陰陽全矣全則一
一則神神則妙用言樂之妙用而必備言乎禮

者天理也惟其天理故有位天地育萬物之效
也是我就今日而施恩德於天下報是人前日
有恩德於我而投報之施是自源而之流報是
自流而遡源自生我生之也自始我所自始也
章德由中而達外報情反始歛寔而歸心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
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
諸侯也

緣去聲

集說天子賜車

上公及同姓侯伯金輅異姓則

象輅四衛則革路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則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亦上公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也寶龜則以青黑爲之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羣此明報禮之事○石梁王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

臣李文察補說曰報有報情反始二項此條獨申報情而不及反始蓋反始者郊禘之義禮中言之悉矣惟報情一義近晦故獨舉而申之亦闡幽意也然上章言天子之爲樂以賞諸侯之

有德賞即贈也報也而此以報獨歸之禮何也
蓋報之厚薄各因其情之大小如大輅九旒等
物可以贈有功如無功雖上公亦不得與如伯
子男雖有功亦不得與其中有分定處故報自
屬禮家事上言樂以賞諸侯其舞行綴長綴短
是樂中之禮自大段言之樂自樂禮自禮自細
分言之樂中自有禮禮中自有樂樂中之禮陽
中之陰也此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之理也禮中
之樂就此何見蓋喜則贈怒則罰喜處便是樂

然贈是隨恩而報之此却大段是禮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集說○劉氏曰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然既發於
聲音而爲樂則其哀樂一定而不可變矣事理隨
時有異固多易也然既著之節文而爲禮則其威
儀一定而不可易矣惟其不可變故使人佚能思
初安能惟始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間所謂統同也
惟其不可易故使人親疎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

4
文而截然不亂所謂辨異也此禮樂之說所以管攝乎人情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不可變何以爲統同蓋樂者和也和者愛也安土敦乎愛故謂之不可變不可變則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故謂之統同不可易何以爲辨異蓋禮者分也分者定也不可以相假借者也故謂之不可易不可易則一事一禮一物一禮其究至於三千三百之各異其文故謂之辨異禮樂之說何以管乎人情蓋人心

之發自有禮樂之理有是理則有是事聖人因其事而名之曰禮樂若與人心不相管攝聖人亦安得而強制之哉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俱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俱音負

集說○朱子曰俱依象也○劉氏曰人情理同而氣異同則本一異則變多樂以統同故可使人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人情理微而欲危微則

誠隱危則僞生禮以辨異故可使人去其欲之僞而著其理之誠也窮本知變者感通之自然故曰情著誠去僞者修爲之當然故曰經○愚謂禮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故曰疑是精粗之體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以知行分清濁以清濁分陰陽樂情清故窮本知變禮經濁故著誠去僞本者何太極動而生陽也生則變矣故陽變而陰化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故知樂之情則能窮本知變誠者何力行有實事無虛假之謂禮者

別宜居鬼而從地地者土也誠於五常屬土故
守禮之經則能著誠去僞是故禮樂備則傾天
地之情矣達神明之德矣降興上下之神矣凝
是精粗之體矣領父子君臣之節矣天理其有
不得乎理得則吾身之天地萬物已位已育而
天地之天地萬物之萬物亦隨之而位且育矣
故下文遂言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者繼
之天地之情一動靜也神明之德一健順也神
之上下一闔闢也禮樂有動靜之道焉有健順

之道焉有闔闢之道焉是故以傾以達以降興
以疑以領精粗以道器言父子君臣以所合言
疑也者合道器而一之謂也領也者理治之謂
也

右第二十一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用樂兼禮之事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
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
觫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

外生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耳

訃音欣煦吁句反
於句反履方姑反區

音句餘音格伏扶又反常音育殞音漬殞于闕反

集說大人舉禮樂言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也天地將爲昭焉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訃與欣同訃合和氣之交感即陰陽相得之妙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天煦覆而地嫗育是煦嫗覆育萬物也屈生曰勾謂勾曲而生者也角之無兠者曰鯁謂角外皮之滑澤者鱗藏之蟲初出如暗而得明如死而更生故曰昭蘇

也。媼伏體伏而生子也。孕鬻姓孕而育子也。殯謀及生而胎敗也。殞裂也。凡物皆得自生自育而無所害者是皆歸於聖人禮樂參贊之道耳。

臣李文察補說曰：大人舉禮樂只是順動天地，將為昭亦只是順動禮樂，是人身順動之具，萬物育是天地順動之效，使無禮樂天地亦訢合，陰陽亦相得亦未嘗不媼，媼覆育萬物，但所以訢合相得處未必恰好，覆育處未必極至，故此條所言皆自其恰好極至者而為言耳。

右第二十二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用樂兼禮之效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絃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董
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
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
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
先王有上下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集說禮樂之事有道有器前經皆言禮樂之道此

以器言謂道之精者非習藝習事者所能知也于
揚皆舞老所執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
質爲主故無用殷禮也北面位之卑也宗廟之敬
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在尸與主人之後其輕可
知也德行在君尸主人童子有司習於藝宗祝商
祝習於事故上下先後之序如此○石梁王氏曰
德成而上註云德三德也漢儒訓解每以三德爲
德

臣李文察補說曰禮樂有情有文有本有末上

言明聖述作情官質制言作禮樂者在情不在
文此言用禮樂者在本不在末蓋無本不立無
文不行末固不可無也然其功效之大則獨歸
於本故學之者能得其本以成德爲上得其末
以成藝爲下當其事者先盡其在我之行而後
其任人之事先王以能成德爲上而大用之以
成藝者爲下而小用之以行爲先而急之以事
爲後而緩之則任人允而處事當可以制用於
天下也本即上文施報同異情經之謂

右第二十三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用禮樂者在本不在末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相去聲

集說厭之故惟恐卧好之故不知倦如彼外之也
如此內之也旅衆也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
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絃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
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文謂鼓也武謂金鏡
也樂之始奏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亂者卒章之
節欲退之時擊金鏡而終故云復亂以武相即拊
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故云治亂以相
也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
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也於此而語

樂是道古樂之正也知古樂而明脩身之道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方氏曰鼓聲爲陽故謂之文饒聲爲陰故謂之武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

臣李文察補說曰上章言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故此引魏文侯問答一章以明樂聲下文引孔子賓牟賈問答一章以明樂舞此章雖有一二句樂舞以間乎其中然大段是以樂聲言居多觀下文鏗鏗以立號數節俱以

樂聲言矣以非中有故曰如彼外之以其中有
故曰如此內之物之善惡各歸其分也進旅退
旅樂舞靜也和正以廣樂聲靜也絃匏笙簧會
守拊鼓聲之所以靜也以文以武以相以雅舞
之所以靜也古樂以淡爲主靜則淡矣故曰於
是道古樂意猶畫畫以古爲貴樂以淡爲古然
畫之古有能知之樂之淡入不之知者蓋畫以
寫造化之真景有明於目者所能知樂章人心
之至德非有德者莫之契也文侯無德者故不

識由不識故不好若孔子之聞齊季札之觀魯
則獨好而稱之者以有德之人而契德音故不
覺其感之深而稱之至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
擾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
新樂之發也

儻音儒擾乃刀反

集說進俯退俯謂俯僂曲折行列雜亂也姦聲以
濫即前章所謂滌濫之音謂姦邪之聲侵濫不正
也溺而不止即前章所謂欲成之音謂其聲沉淫

之久也及俳優雜戲侏僂短小之人如獼猴之狀
閒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
作樂雖終無可言者况可與之言古道乎獲與狽
同

臣李文察補說曰進俯退俯舞亂而不靜也姦
聲以濫溺而不止聲淫而不靜也及優侏僂優
雜子女則愈亂而愈不靜矣濫言其韻之侵而
過也溺言其曲之久而長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

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
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
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
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
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克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當去聲洪五月反莫音然王去聲俾讀爲此皮又反祉音取施音異

集說四時當謂不失其序也妖祥祥亦妖也書言

毫有祥大當大化之均調也作為父子君臣以為
紀綱是一句讀言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為三綱
六紀之目也綱維綱大繩紀附綱小繩綱目則附
於紀也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
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
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
樂故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周子曰古者聖王
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
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意蓋本

此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靜也德音名譽也俾當依
詩作此子夏引詩以證德音之說○嚴氏曰玉季
雖無心於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
不可掩類者明之克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克
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
下也君又尊於長學記言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
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
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
德無有可悔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

德傳于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樂者心之聲音者器之響天地順順動也四時當陰陽和也民有德者氣運泰而善人多也玉穀昌者風雨節也疾疢不作者寒暑時也無妖祥者日月不食太白不經天癸惑不入斗彗孛不見暄靈不作之類是也此天地定位其序截然不可易也聖人以此天序制爲父子君臣之禮父爲子綱君爲臣綱於中

有紀長幼爲父子之紀夫婦朋友爲君臣之紀
則五禮敦天下大定矣以此禮義制之六律五
聲絃歌詩頌朋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
形見於樂此之謂德音彼王季雖未作樂然默
具德音之理於身能明其德不但知之又能推
類以及於政其道足以君長乎民故其勤王家
王此大邦克順以和之克俾以親之及至文王
之身則德音之理顯布於功烈而靡悔矣明德
惟馨惟天眷德故武王末受命周公相成王制

禮作樂是德音施于孫子矣德音非此之謂乎
是德音也莫于王季顯于文王成于周公故曰
行其禮奏其樂古謂積德百年禮樂可興於此
可見是故君子之於禮樂也有其時則作之於
德音無其時則默之於身作則非夫人所可能
也莫則夫人所當自盡也莫其德音無聲之樂
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
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

數煩志音教僻音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是以祭祀弗用也趨音促數音速教去聲喬音驕

集說溺音淫溺之音也濫者泛濫之義謂泛及非
已之色也蕪者晏安之意謂耽於娛樂而不反也
趨數迫促而疾速也教僻倨肆而偏邪也四者皆
以志言淫溺較深煩驕較淺然皆以害德故不可
用之宗廟

臣李文察補說曰溺者人欲之音也樂與心相
似有人心有道心道心為主則爲天理人心爲

主則爲人欲聲以有土爲中無土爲溺土者何
中聲也聲不中非濫則蕪非蕪則趨數非趨數
則教辟四者皆無中聲所使也鄭音韻過侵濫
及非己之色其志淫淫者無別也宋音曲太長
耽於文色而不反其志溺溺者無節也衛音輕
而急遠其志頻煩於欲如火之沸湯也齊音慢
而不讓其志矜肆於欲如斜枝直撞而出也大
抵志於天理中聲出焉志於人欲溺音出焉蓋
中聲蕪華美質素之音而有之則時起而起時

止而止四者之所以爲溺音以輕質素而重華
美當止而不止也蓋音無質素則華美者無所
用其文猶無粉地則繪者無所施其功也故謂
之溺音溺也者陷於一偏而不以中和濟之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
敬以和何事不行

集說詩周頌有瞽之篇因上文言溺音害德祭祀
弗用故引之

臣李父舉補說曰此言德音之可用以祭在敬

與和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集說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惑人故人君不可不謹所好惡也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

臣李文察補說曰謹其所好惡謂聽古樂則不可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可不知倦君好臣爲上行民從此好惡之所以不可不謹引詩言誘民甚易見得失已之罪小失民之罪大也

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控楊埴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旌狄以舞之此所以祭
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
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音喧箎音池

控音腔楊
埴音八反埴

集說鞀如鼓而小持柄搖之旁耳自擊控楊祝敵
也埴六孔燒土爲之箎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
寸竹也六者皆質素之聲故云德音既用質素爲
本然後用鐘磬竽瑟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干

猶也戚弁也武舞所執旄旌牛尾也狄翟雉羽也
文舞所執此則宗廟之樂也酌說見前篇有事於
宗廟則有獻酬酌酢之禮也宗廟朝廷無非禮樂
之用所以貴賤之官序長幼之尊卑自今日而每
之後世也

臣李文宗補說曰此言德音之敬和也鞀鼓控
楊填篪以言乎其敬鐘磬竽瑟以言乎其和蓋
樂有八音以金石絲竹四者為華美之音以匏
土革木四者為質素之音惟質故敬惟美故和

樂也者體質而用美猶洛書體方而用圓體方
故陰者居四隅用圓故陽者居四正蓋圓出於
方者也八音之圖亦質素者居四隅華美者居
四正蓋和出於敬者也惟鞀鼓革音宜居西北
今以居正北磬石音宜居正北今以居西北似
乎易位何耶蓋音清而韻長者為華美音濁而
韻短者為質素鼓音雖濁而韻長是質素中之
華美者也故以居正北磬音雖清而韻短是華
美中之質素者也故以居西北是故始奏以文

陽氣起於北也玉終條理陽氣終於西北也若
鼓居西北則侵陰而難起若磬居正北則過陽
而難止餘皆與洛書方圓之位無差蓋作樂之
理全本於洛書故也知此則德音之所以和敬
也有自由鞀鼓控楬埙箎而鐘磬竽瑟而干戚
羽旄此是聖人始初作樂之意非奏樂者先後
之序祭先王之廟以和神也獻酬醕酢以和人
也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以和百官也示後世尊
卑長幼之序以和子孫也

五聲八音圖

琴瑟絲
音生於離

徵

如
音生於震

鐘
音生於兌

商

宮

羽

鼓
音生於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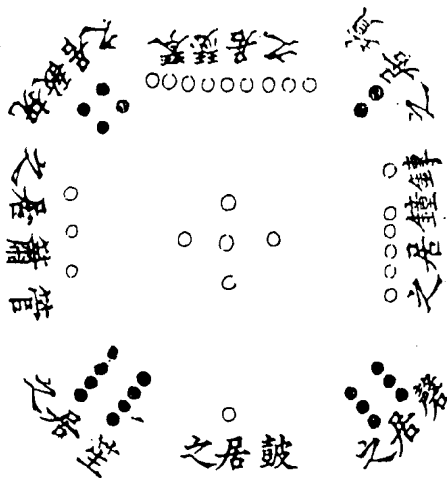
石
音生於乾

如
音生於巽

角
音生於辰

如
音生於巳

八音方位合浴書圖



臣李文忠補說曰居陰者為質素為敬居陽者為華美為和蓋洛書之位體陰而用陽者也樂音之理體敬而用和者也體者居傍以立本用者居正以趨時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橫古曠反

集說鏗然有聲號令之象也號令欲其威嚴橫則盛氣之充滿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君子聽之而思武臣

臣李文察補說曰金居兌位秋氣當權故其音肅殺君子聽其音悟其氣之屬於武臣也故思之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

疆之臣

磬上聲

集說舊說磬讀爲磬上聲謂其聲音磬磬然所以爲辨別之意死生之際非明辨於義而剛介如石者不能決封疆之臣致守於彼此之限而能守死於患難之中故君子聞聲而知所思也

臣李文憲補說曰石居乾位陰與陽敵戰鬪而死以明大分故其音果確君子聽其音悟其氣之有屬於死封疆之臣也故思之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集說人之處心雖當放逸之時而忽聞哀怨之聲亦必爲之惻然而收斂是哀能立廉也絲聲凄切有廉剗裁割之義人有廉隅則志不誘於欲去無故不去琴瑟有以也夫

臣李文察補說曰絲居離位陽極陰生陰主哀
哀則收斂故其音稜隔清介不誘於欲君子聽
其音則悟其氣之屬於志義之臣也故思之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
則思畜聚之臣

濫去聲畜敎六反

集說舊說濫為孽聚之義故可以會可以衆畜聚
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聚者非謂聚斂之臣也
○劉氏曰竹聲汎濫汎則廣及於人而衆心歸之
故以立會聚而君子聞竹聲則思容民畜衆之臣

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竹居震位春氣盈益萬物萃聚其風明庶故其音汎容君子聽其音悟其氣之屬於畜聚之臣也故思之

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矣彼亦有所合之也

集說謹謂謹器也其聲誼雜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前言武臣泛言之也此專指將帥而言

蓋師以鼓進而進之權在主將也彼謂樂聲也合之契合於心也○應氏曰八音舉其五而不言匏土木者匏聲短滯土聲重濁木聲樸質而無輕清悠颺之韻然木以擊鼓而匏亦在竽笙之中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鼓居坎位陰極陽生陽主進
進則動故其音發揚率先君子聽其音則悟其氣之屬於將帥之臣也故思之惟擊鼓則然若鞀鼓則不然矣此論華美之音可用以通論理治道也聽於耳而感於心感於心而動於氣故

能立號立辨立庶立會立動蓋鐘石絲竹鼓鼗
之物皆氣爲之也以物之氣動心之氣一本故
也然不言父子獨言君臣者就治道上言之則
君臣尤著耳如五音言宮君商臣而不及父子
亦此意也其寔五倫之理樂中皆通鼓鼗鼙也
本質素之音今例論於華美之中者以鼓音雖
濁而韻長是質素中之華美者也故亦以華美
論之故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弗和合也
者合乎人身之倫理合乎治平之大道也此五

條專論華美之音故不及匏土木蓋匏聲短滯
土聲重濁木聲質樸其於倫理治道蓋隱而未
見也隱而未見者敬之象故謂之肅肅故謂之
德音蓋五者以象事三者以象德象德者渾象
事者燦象德者以感神象事者以感人故用於
廟重在質音用於國重在和音然以質素將之
均爲德音

右第二十四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明樂聲之理以德音之

敬和爲一章之首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集說賓牟姓賈名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
已久迺始作舞何也賈答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
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迺出戰今欲
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引此一章問答以明前章文
米節奏聲之節也亦所以足于戚旄狄以舞之

之意蓋鞀鼓控相埴虜以象德也敬也鐘鼓琴瑟以象事也和也干戚旌狄以象功也又敬和之托而昭焉者觀久立於綴敬之昭也盛威登濟和之昭也夫惟敬也和也此樂音樂舞皆可以用於祭焉無心於伐紂故久立而不出而謂之病不得其衆非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集說此亦孔子問而賈答也咏歎長聲而歎也淫液聲音之連延流液不絕之貌逮及也言武王恐

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即揚于王庭乎號有厲之意重其事也而謂之恐不逮事非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集說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也賈言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手足股肱也有太公之象焉

蹈厲有股肱起哉之象焉故以為太公之志此

答非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憲音軒

集說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有時而跪以
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也憲讀為軒輕之軒賈
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
坐是周召之治則武舞有坐此答亦非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左為陽為文右為陰為武憲
左與文也致右止武也牟賈以上所言皆非夫

咏歎淫液重其事而不輕也發揚蹈厲股肱之志非無心於伐紂者之本心也致右憲左股肱喻君之意隨以偃武脩文坐以垂拱致治也易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文之彖武之功父子一心也皆久立於綴之意也股肱起者君臣之分也隨君以文治者君臣咸有一德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夫子曰邑人不誡上使中也故觀周召之治則知武王久立於綴之意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

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集說淫貪欲之意武樂之中有貪商之聲則是武王貪欲紂之天下故取之也賈言非武樂之聲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聲則是何樂聲乎賈又言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所傳之真而謂武王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有荒繆矣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孔子於是然

其言而謂其言與萇弘相似也一說商聲爲殺伐之聲淫謂商聲之長也若是武樂之音則是武王有嗜殺之心矣故云志荒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惟此一條說是有合又立於綴之旨

賈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天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語去聲

集說免席避席也備戒已久所謂遲也久立於綴是遲而又久也孔子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者如山之立巖然不動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也上章言復亂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告以樂舞始終之義自始至終皆以象成言之總干者用武之象也山立

者無心於用武不輕於用武之象也武王伐紂以太公之志而果亦猶周公伐管蔡以民憲十夫之爲而決蓋太公也民憲十夫也天下之公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

子

綴音拙

集說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簫韶九成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

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廼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矣○陳氏曰樂終而德尊也

臣李之寤補說曰舞位六行自南而北三行舞

而進也自此而南三行舞而退也進者用武之象退者脩文之象舞位有六行舞人有二列一列立於南頭初位武王也一行立於北頭一位周召也君處其下臣處其上象地天之交泰也君舞自下而上天氣從地生也臣舞自上而下地氣從天降也及其極於北而反乎南也武王山立於上周召皆坐於下則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始取其交終著其分故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大抵下三位生數也上三位成數也君取其

生臣取其成則君之成功出於臣臣之成功歸於君故曰樂彖成者也然山立即皆坐之意發揚即左右之心故六成復綴君臣一心也以崇天子四海喻意也心一於君臣之間而無間意喻於四海之廣而不誠此樂之所由興也然律書陽不書陰著樂爲君作也舞兼地以及臣著臣以共成其功也故廣大象地愚以爲指堂下者言以此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集說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駟讀爲四伐如泰誓四伐五伐之伐此象武王之兵所以盛滅於中國也一說引君執干戚就舞位讀天子連下句但舊註以崇訓充則未可通耳四伐或象四方征伐武勝殷而滅國者五十則亦有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之事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惟其無心於滅商故一出而滅商孟子曰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于

此可見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分六聲
集說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
進也濟猶成也此於武王之事為蚤成也舞者又
立於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夫子本欲告以又立於綴之
義而必先言樂舞始終之義者蓋始終莫非此
意待諸侯之至不得已而伐紂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

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祀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反音反薊音計行去聲

集說反讀為及言牧野克殷師之後即至紂都也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也然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其曰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先後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行商容即書所謂式

商容問也弛政解散紂之霍政也一說謂罷其征
役倍祿祿薄者倍增之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以下是證其所以久立於綴
之事以見武王之兵不得已之兵也寔止戈之
武也寔脩文之武也此言武王之急於崇先聖
而立賢也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
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鮮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
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衅許靳反建上聲
樂音高

集說衅與釁同以血塗之也凡兵器之載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也建讀為鍵鎖也釁韜兵器之具兵器皆以鍵釁閉藏之示不用也封將帥為諸侯賞其功也今詩文理名之曰建釁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

臣李文泰補說曰此言武王之急於偃武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射音石說音脫

集說散軍放散軍伍也郊射習射於郊學之中也
左東學也在東郊東學之射歌貍首之詩以為節
右西學在西郊西學之射則歌騶虞之詩以為節
也貫穿也革甲鎧也軍中不習禮其射但生於穿
札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止而不為矣裨冕見曾子
問搢插也說劍解去其珮劍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武王之急於脩文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食音嗣更平聲太音泰

集說冕而總干謂首戴冕而手執干者也餘說各見前篇孔子語賓牟賈武樂之詳其言止此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武王之急於養老夫宗聖舉賢偃武脩文養老武王意也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甚非其意武之遲久深得武王之心此

象成之第一義也自始至終皆此意也觀武者
觀其意焉耳

右第二十五章

臣李文獻分章曰此明樂舞之理以武之得
久爲一章之旨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
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
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致樂以治心者也

子音慈諒音良

集說致謂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之
子諒從朱子說讀爲慈良樂之感化人○至於夫
而且神可以識窮本知變之妙矣○朱子曰易直
子諒之心一句從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
傳子諒作慈良字則可無疑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以上論樂聲樂舞以備以下
論樂有益於人而人不可遠之深有望於人之
體夫禮樂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一句是總言
禮樂之不可遠合下節是言其所以不可

以可以治心治躬而服人故也此節言樂之不
遠以可以治心心治則道心著自馴致於安久
天神之妙易直子諒心之仁也仁則有物樂
樂則物不能搖而居之安安則一於內而久久
則純亦不已浩浩其天天則心所存主處硬神
妙不測天則至公無私故不言而人信其如是
神則德威惟畏故不怒而民威於鈇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
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

集說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此言著誠爲之
心不可少有間斷

臣李文察補說曰首二句言禮之不可怠以可
以治躬躬治則人心聽命自然有莊敬嚴威之
化不怒而威服其不可及也莊敬嚴威其不
可犯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以下言不用禮樂
之敝以見不可不以治心治躬也大抵聖人教
人不過欲人道心爲主人心聽命然人心惟危

未易退聽必用禮以制之然後不入道心惟微未易發揚必用樂以宣之然後不倦故治心治躬者為道心人心故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集說動於內則能治心矣動於外則能治躬矣極

和極順則無斯須之和不順矣所以感人動物
其效如此德以煇言乃英華發外之驗理發諸外
是動容周旋之中禮君子極致禮樂之道其於治
天下乎何有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承神威嚴威言之人而有
樂則欣喜歡愛之心動於內人而有禮則莊敬
恭順之容動於外以道爲樂故極和惟理是從
故極順內和故其見於顏色者皆極和之色也
和則生讓民之瞻之有與爭能者否也外順則

其著於容貌者皆極順之容也順則生敬民之望之有生易慢者否也夫德輝動於內而民弗爭其承聽有如此者此之謂神威也理發諸外而民不易其承順有如此者此之謂嚴威也

右第二十六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禮樂不可離於心身欲人學之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王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

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
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
反其義一也報如字

集說○馬氏曰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
進樂反樂動於內故其體主盈蓋樂由中出而為
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蓋禮自外作
而疑先王有以強世也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
進為文樂主盈故反而抑之而以反為文故七介
以相見不然則已愨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

一獻之禮而賓主百拜日莫人倦而齊莊正齊此
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以示其和絃匏笙簧
會守拊鼓以示其統治亂則以相訊疾則以雅作
之以祝止之以敵此皆反而抑之者也減而不進
則幾於息矣故銷盈而不反則至於流矣故放先
王知其易偏故禮則有報樂則有反禮有報者資
於樂也樂有反者資於禮也○劉氏曰禮之儀動
於外必謙卑退讓以自牧故主於減殺樂之德動
于中必和順克積而後形故主於盈盛蓋樂由陽

未故盈禮自陰作故減也然禮之體雖主於退讓
而其用則貴乎行之以和故以進爲文也樂之體
雖主於充盛而其用則貴乎抑之以節故以反爲
文也禮若過於退讓而不進則威儀銷沮必有禮
勝則離之失樂過於盛滿而不反則意氣放肆必
有樂勝則流之弊故禮必有和以爲減之報報者
相濟之意也樂必有節以爲盈之反反者知止之
謂也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欣愛而樂矣
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柔平

中而安矣此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於無過無不及之中而合其事理之宜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言禮樂內外合一之道自相不可遠禮由外面而收歛入去以減為主也樂由中心而運用出來以盈為主也禮減而進進處便是樂是禮之不可離樂也樂盈而反反處便是禮是樂之不可離禮也禮減而不進則銷二句是說所以進反爲文也禮得其報則樂

得樂之用也樂得其反則安得禮之用也禮報樂反一理也禮進其不及樂抑其太過進之抑之一歸於中而已也言致一也進反以爲文允執厥中也報讀爲褒進也

右第二十七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禮樂自相不可離欲人兼學之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入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

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
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
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
先王立樂之方也

樂音洛耐音能肉而叔反

集說○方氏曰聲足樂者樂其道文足論者論其
理也道所以制用而有節故雖樂而不至於流理
所以明義而無窮故可論而不至於息曲者聲之
柔若絲是也直者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雜

若笙是也瘠者聲之純若磬是也廉者聲之清若
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若徵
是也奏者聲之作若合是也○劉氏曰人情有所
樂而發於詠歌詠歌之不足而不知手舞足蹈則
性情之變盡於此矣故人情不能無樂樂於中者
不能不形於外而為歌舞形於歌舞而不為文辭
以道之於禮義則必流於荒亂矣先王耻其然故
制為雅頌之聲詩以道迪之使其聲音足以為娛
樂而不至於流放使其文理足以為講明而不至

於息息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
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濇或稜隅而廉或圓滑
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
而不使放肆之心邪僻之氣得接於吾身焉是乃
先王立樂之方法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說樂之所以必反處夫好
樂者人之情樂而亂性必戕反則不亂矣聲音
以八音言動靜以手舞足蹈言八音以飾聽手
舞足蹈以飾視視聽飾則心之樂形矣心樂於

善則形於視聽者亦善心樂於惡則形於視聽者亦惡故曰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曲直繁瘠廉肉以聲音言節奏以動靜言不亂者不過也不過者反也樂而反焉則所以約其情而使之中而性定矣樂能定性故隨在有用下文言樂之用一節深一節如中庸三十三章四引詩亦一節深一節也樂於道故不流根乎理故足論不息者意味深長而不已也以其有華美之音故能感動人言出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者欲人知

質素華美之兼有也此章說出先王所以欲作樂之骨髓處不言禮之進者蓋意重樂故下文言感人至末皆專以樂言之矣

右第二十八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申樂不可離禮之意自樂者樂也至性術之變兼善惡言之自人不耐無樂至不能無亂先就惡一邊言之自先王耻其亂至末方就善一邊言之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

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集說○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可以合和至親至嚴之倫附親其至踈至衆者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劉氏曰作樂之道先審人聲之所形或風或雅或頌或喜或敬或

愛各從一體以定其調度之和然後比之樂器之物以飾其節奏此一條言樂以和禮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以樂之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者言之蓋宗廟得之而敬鄉族得之而順家得之而親其用之廣有如是者審一以定和盡一心之理也比物以飾節盡萬物之理也節奏合以成文盡動靜之理也心也物也動靜也有父子君臣萬民之道焉故能和親之也物者八音也取八方之物以為音故曰物物取八方則

足以盡物物之所至者氣亦至焉氣之所至者
理亦至焉合和父子君臣萬民者盡理之謂也
一者誠也在心爲誠在聲爲和審吾心之實理
以定黃鐘之管而六律以和之仍被之八物以
飾其聲形之舞蹈以成其文則和極矣故能和
物而感動人之善心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
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
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

不能免也

要平聲行音枕

以集說天地之教命中和之統紀所以防範人心者在是曰莊曰正曰齊曰紀皆言禮之節樂

臣李文察

補說曰此推樂之用不特能感人之

善心已也耳得之而成聽手得之而成持足得之而成行獨不言目者何也蓋手持足行皆目視以爲之也在天地則爲中爲命在人則爲中爲和中和即知天之命也志意得廣即上文聽鐘聲則思武臣之類容貌得莊手容恭也得正

得齊足容重也行其綴兆故行列得正要其節
 奏故進退得齊綴兆即今之灰繩位奏者進也
 節者退也樂在天為降衷之命在人為中和之
 發蓋樂以反為文則有禮以節之故習之者能
 使人動容周旋中禮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
 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
 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儕音柴
 集說皆得其儕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

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此推樂之用不特可以脩身已也極樂之盛又有寓武之道焉蓋喜怒哀人之情發而中節謂之和樂為中和之紀自有怒以節喜既有怒則有軍旅鈇鉞以節之故武舞所執有干戚正此意也何本乎本於天地之命也蓋命者合陰與陽言之也陽主生陰主殺有生無殺不得為天地之和則有喜無怒安得為中和之紀故語和之盛而必以寓武言之何徵

乎以聽雅頌之聲而知之也是故聽鐘磬則思
武臣聽聲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則寓武之意彰矣故舞干羽於兩
階而有苗格有以也若宋人以歌舞之樂而志
汴州之耻則有喜而無怒也安足言和此當時
受詔典領之臣卒不能復古樂語樂之盛而歸
於飾怒極樂之妙用也故曰禮樂之道可謂盛
矣

右第二十九章

臣李文春分章曰此言禮樂足周天下之用
學之者誠為有益孔子以樂節禮樂為益者
以此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
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
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
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
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
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

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集說子贛孔子弟子端木賜也樂師名乙各有宜
言取詩之興趣以理其情性使合於宜也有此德
而宜此歌是正直已身而敷陳其德也故曰直已
而陳德動已性天之流行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
於詩故有四者之應○方氏曰肆寬大而舒緩也
商音剛決故性之柔緩者宜歌之而變其柔爲剛
斷齊音柔緩故性之剛決者宜歌之而終至於柔
遜蓋各濟其所偏而融會是於平和之地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樂記終之以詩歌亦猶中庸
終之以衣錦尚綱蓋聖學始於爲己充之可以
至於無聲無臭之妙作樂始於詩歌自詩歌充
之可以至於星辰理萬物育之效故人不爲聖
學則已如欲爲之必自爲己始未有能爲己而
不可以入聖者也故人不欲作樂則已如欲作
樂必自詩歌始未有能盡詩歌之理而不能作
樂者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
音克諧則歌爲樂本也明矣歌頌歌雅歌風以

相似者而歌歌商歌齊以相濟者而歌相似者
陳之使盛大相濟者陳之使合中盛大則道心
著合中則人心化道心著人心化此歌之動天
地感鬼神也直己以相濟言無偏則直陳德以
相合言欲其盛大故陳之天地位以訢合相得
言四時和以五氣順布言星辰理以得度言萬
物育以發生言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
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

事而屢斷明乎商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識音志

集說保猶安也言安於勇安於義而不移也○疏曰宋是商後此商人謂宋人也

臣李文察補說曰目五帝之遺聲六句解上文

商齊二字之義自明乎商之音二句解所以宜歌商歌齊之理自臨事而屢斷勇也至末解所以能直己之意特明直己而不及陳德蓋風雅頌周制當時尚曉其義商齊前代之制久而理

一六八樂記補註卷二
四十八
晦以其晦故特明之勇義莫取於歌蓋審一以
定和由歌始歌能動氣故歌之和者氣亦和氣
和即孟子所謂浩然者以其塞乎天地故有勇
以其配乎道義故有義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倨中矩句
中鈎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
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
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

問樂

隊音墜中六聲說音悅

集說上如抗下如隊言歌聲之高者如抗舉其下者如墜墮也橐木枯木也倨微曲也句甚曲也端正也長言之所謂歌永言也○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入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臣李文察補說曰止以聲之高者言下以聲之

低者言曲以聲之過接者言止以聲之斬截者
言歌之所難在乎過接故下文倨中矩句中鉤
累累乎端如貫珠皆以過接處言之倨一字之
過接也句一句之過接也累累自始至終皆如
此過接不斷絕也一字之過接處其勢近如矩
之轉角尖一句之過接處其勢寬如鉤之轉角
彎凡抗舉皆自下而上歌聲之上亦自下以至
上故如抗以合宮凡墜墜皆自上而下歌聲之
下亦自上以至下故如隊以合羽曲兼倨句折

兼矩鉤其中有商角徵之聲在焉故最難明止
者畢歌也以合玉終詘然長言如抗時也嗟嘆
如隊如折時也朱子謂器數不可復曉為失其
本然以詩歌對器數則器數末也詩歌本也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者始也求本於器數則
樂終不可復求本於詩歌則樂猶可興也蓋作
樂者聖人也聖人者知倫理者也倫理具於人
心發於詩歌故曰歌其本也樂記一書始末中
間皆似中庸中庸始言謹獨存養中極於至誠

至聖未復自為已謫獨而再敘之蓋謹獨者誠
聖之本也樂記始言樂者音之所由生中極於
昭宣天地治心治躬感人之盛末復自詩歌而
再敘之蓋樂之用雖極於至盛而其本則由於
歌以明樂之可興在乎心聲之審而不在乎區
區器數間也惜乎樂經之不見用於世使後人
以為沒頓放處悲夫

圖鉤中句 圖矩中佑



右第三十章

臣李文察分章曰此言歌詩之宜與法所
應首章樂者音之所由生也之意示作樂之
本在是欲人務之也